

治沙英雄记

蒋巍 曾德超

山菊灿然

兰善清

一抬脚,海拔就在六百七十二米处;上个山垭,海拔一千多米。这里退后属湖北十堰市房县;朝前就是鼎鼎有名的神农架。

我的目的地就在这儿——房县九道乡响应沟村。

这不,响应沟村党支部书记吴维科来了,一手拄着铁锹,边走边铲雪。

吴支书是个朴实憨厚的庄稼人,穿着排扣的老式棉袄,说话和气,始终一副笑脸。他在村里,从担任村委会主任到担任村支书,一干就是三十多年,带领村民建成集中供水提水厂,安装太阳能路灯,修建通往外界的公路,和村两委一起帮助乡亲们解决了治病难、读书难的问题。

初冬的这场雪下得很大,山上山下像穿了羊皮袄。巴山松垂着松果,山菊花跃出雪层满坡灿然。

不一会儿,史发菊一脸汗珠,从毛狐寨赶来了。

她从头上拿下头巾,擦了擦脸。模样不像山风吹过的,皮肤不粗糙,头发拢成一把马尾,扎在脑后。

“听说你都儿女成家了?”我问她。

“奔五十的人了。女儿出嫁了,儿子在县里工作。”

“享福了,还忙?”

她把头扭向吴支书:“闲不下来,不加油干,都对不起吴支书。”

吴支书哈哈一笑:“我有啥对不起的,都是你们自己争气。”

她指着对面影影绰绰的山坳说:“那里就是毛狐寨,也是我原来的家。前山遮后山。从门口到山下大路口是五里高坡,从大路到村上又是五里山路,从村里到乡里是三十里盘山路,从乡里到县里整整三百里。我丈夫七年前要不是吴支书他们帮助,人怕是都不在了。”

吴支书打开手机让我看史发菊丈夫的照片。照片里,人长得高大,身着迷彩服,拄个棍子,背对羊群,面对远山。

史发菊丈夫叫景平枝。原来,史发菊四十岁那年,景平枝给烟叶打农药中毒,突发脑膜炎,口吐白沫。两百斤的身躯,儿子女儿赶回来也抬不动,是吴支书和几个小伙子换着把他背下山。村卫生室治不了,赶忙送乡卫生院;还是治不了,又连夜送县医院,这才捡了条命。后来景平枝偶尔还发病,史发菊就走哪把他带哪。可谁知,景平枝才好转,史发菊食道又出了问题。亏得吴支书帮他们办了医保和大病救助,才及时治了病。

转了十几个坡,爬了长长一面山岩,我们来到了毛狐寨,这里是史发菊和景平枝的老家,现在是养殖基地。几间土屋掩映在茂密山林里,里面是平时值班住的简易床铺,给牲畜加工饲料的工具和锅灶。

景平枝微笑着走出来,与我们打招呼。

朝阳那面山稍缓,散养着羊群、鸡群、牛和猪。沿着山路走过去,是片开阔地,四十多亩。退耕还林后,兼种玉米、土豆、红薯。这面山菊花开得好鲜艳,可以养蜂,他们忙不过来,便让别人来养,摆着一排蜂箱。

史发菊指着那羊群跟我们说:“其实,单种这高山粮食和蔬菜也够吃够喝,可是总觉得就这样,对不起好政策。于是我们在这里搞养殖。开始,暮色拥抱了山口,新村的路灯点亮了山谷。”

吴支书与我沿着响应沟新村一排一排转,路上又碰到了史发菊:“史发菊这个榜样带了好头,村民以她为表率。大家比着干,越来越有干劲。现在我们村百分之八十的人在发展产业,已经整村脱贫。再过几年,产业规模肯定更大,乡亲们的日子肯定更红火!”

我们踩着积雪,咯吱咯吱响。我心里想着史发菊的毛狐寨,脑子里满了山菊满坡的美丽风景……



本版图片来源:影像中国
本版制图:赵偲汝

大地

历史上,陕西榆林生态曾遭到严重破坏,绵延千里的森林被大量砍伐,黄土高原裸露出苍黄的颜色,与毛乌素沙漠连成一片。

那时,在榆林,人道是一年一场风,从春刮到冬。资料显示,新中国成立前的一百年间,榆林地区有六个城镇和四百多个村庄被风沙掩埋,“堆沙高及城堞”。

新中国成立后,中国共产党人愈来愈深切地感到生态建设的重要性。1956年,毛泽东同志发出“绿化祖国”的伟大号召。榆林地方政府、林场和老百姓全力治沙,坚定造绿,向沙漠深处执着推进,矢志不渝,接力苦干,书写了生态改造的奇迹……

1974年3月,榆林补浪河公社的大喇叭连续广播,宣布要成立一个“长城姑娘治沙连”,战时去打仗,平时搞造林。村里的姑娘们热血沸腾。

第一个报名的是十八岁的童军。她是刚刚插队两个月的知青,父母都是毛纺厂工人。干部看她又瘦又小,连连摆手说不要。童军坐在台阶上写了一份请战书,贴在门上,然后旁若无人地站在那里一遍遍大声朗诵。不多时,又跑来几个姑娘,有贺莎莲、席永翠、张列爱等等。人多了,胆子更壮了,朗诵声引得很多人都跑出来看。

公社书记姚志英说:“治沙连要搞军事化管理,进了大沙漠就不许回家,要吃很多苦,你们受得了吗?”

“怕苦我们就不来了!”姑娘们说。

“要的就是你们这个态度!”姚书记兴奋地说。

1974年5月,五十四个姑娘组成的治沙连成立了。童军当了连长,席永翠当了指导员。

姑娘们带上行李和口粮,住进沙漠深处的柳芭庵子——那是用柳条和泥巴匆匆盖起来的草房,一铺炕,脚对脚,睡八个人。

改造沙漠的战斗开始了,早6时出工,晚6时收工。种树主要在春秋两季,每天去十几里外的村庄背树苗。树苗背起来又沉又累,可姑娘们没有一个叫苦的。又刮沙尘暴时,连人带苗滚到沙沟里是常事。

在技术员的指导下,姑娘们把沙地分成六十亩一块,种上树苗当界线;再把大块分成小块,每块挖一条长长的马槽井,好在地下水位很高,挖下一米半就能见水。之后是挖坑、栽树、担水,用三辆架子车从数里之外运来五千多方泥土,建了育苗基地。家里带来的口粮不够吃,只能挖些野菜填饱肚子;手上、肩上、脚底磨出血泡,又溃烂了,只能忍着躲被窝里抹眼泪。沙尘暴把树苗吹倒掩埋了,姑娘们便一次次重种、补种,再把树苗的水分补足。就这样,一个个小块绿了,一个个大块绿了,然后是大片大片的沙地绿了。

天天满脸沙,干活儿一身汗……姑娘们就这样在毛乌素沙漠留下无边的新绿。

进入治沙连的姑娘们最初一没没想到,当初的选择对她们后来的人生产生极大影响。因为治沙连表现优秀,名声在外,部队每年都从连队挑走一两个女兵。第一任连长童军后来当了县妇联主任、区老干部局局长。贺莎莲后来考上大学,毕业后从小学教师当到校长。连队中所有姑娘学会了认字。三年奋战后回到家乡,绝大多数都当了村干部。当了三任连长的张列爱记忆力好,在连队里把几本教科书背得滚瓜烂熟,看书看报非常顺畅。她先后把三个女儿送进治沙连。

因为有了文化,席永翠回村后拒绝了爹妈给定下的“娃娃亲”,主动选了一个心上人,这是全村自主婚姻的第一例。一代代治沙连姑娘回村后就像天女散花,把造林治沙的理念带回各自村庄,主动承包大片沙梁,带动家人和邻居种草种树,家家户户都有了一片小绿洲。春风一到,杨柳杏花飞;秋风一来,瓜果满村香。



有假,于是一封举报信寄到当时的林业部。林业部派调查组做了实地考察,结果证明:牛玉琴总共造林治沙十一万亩,种树两千七百万棵,比报上去的数字还多。牛玉琴笑着说,要不是这次调查,我都不知道自己种了这么多棵树!

二

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,中央决定在西北、华北、东北建设三北防护林工程,抵御沙漠和沙尘的南侵。与此同时,榆林地区持续开展大规模治沙活动。1978年,榆林出台了一个鼓励造林治沙的新政策,让成千上万有雄心的农民跃跃欲试,纷纷与村委会签订了承包沙地合同,榆林大漠又涌现出很多治沙传奇人物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,靖边县东坑镇金鸡沙村的张家旺、牛玉琴一家因为特别勤劳能干,通过养羊养鸡成了万元户。牛玉琴参加过造林互助组,学到一些治沙经验。1985年,两口子承包了离家十八里远的一大片沙地,掏出家里的全部存款,又借贷四千五百元,雇了十六个劳动力,开始治沙大战。白天栽树苗,夜里睡沙坑,饿了吃糠窝窝,渴了挖地下水。第一年种下杨、柳、榆、沙蒿两千多亩,长势喜人。第二年又种下六千亩。

没想到灾难接踵而来:1987年春,榆林刮了一次特大沙尘暴,张家旺、牛玉琴的六千多亩林地、八万棵树木被吹得东倒西歪,许多苗子被连根拔起。两口子领着大家奋战了二十多个昼夜,终于救活了这片林子。然而这时,张家旺得了骨癌,牛玉琴也累出急性阑尾炎,开了刀。两口子在病房抱头痛哭,可想到种树的节气不能耽搁,又偷偷跑出院,回到沙地继续干,病痛发作时就相互给对方打针。1988年,张家旺溘然长逝。公婆也病倒卧床不起了,孩子们在上大学,照顾一家老小和完成承包合同的重任全部落在牛玉琴的肩头。那时她骨瘦如柴,体重只有八十多斤,一家老少和上万亩的大沙地,她扛得起吗?

有人劝她把承包合同转卖给他人,这样她就可以尽心尽力照顾家人了,牛玉琴泪流不止,吼了一声:“那是我丈夫的遗愿,我绝不会卖出一分沙地!”从那以后,那块叫“一钵树”的大沙梁总能看到一个孤独女人扛着铁锹的身影,那样柔弱又那样坚忍。孩子们长大成人,看到了母亲的不容易,都成了她的得力帮手。

通过不懈努力,牛玉琴创造了奇迹:她不断扩大承包沙地面积,最后达到十一万亩,植树上千万棵,并同步发展出牛羊养殖业,苗圃、药材等种植业。牛玉琴把偌大产业打理得井井有条,经济收入大大增加。她先后投资为村里修了硬化路,兴建了一所小学。牛玉琴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、全国劳动模范、全国优秀共产党员。靖边县一位乡亲不知从哪里听到一些流言蜚语,说牛玉琴造林数据

三

四

历经多年的挥汗劳作,如今榆林辖区接近民生区域的大面积沙地基本实现绿化,毛乌素沙地面积大大缩小。但榆林的新一代造林人不忘初心,仍在继续奋斗。

九〇后的席彩娥,是一位俊美的姑娘,家在补浪河乡。初中毕业后,席彩娥立即跑到乡里报名参加女子治沙连。两年后因表现优秀,被武装部输送到部队。2012年她退役回家,父亲问她想干啥?席彩娥说,我舍不得这身军装,还想回治沙连!可当她拉着行李卷回到那个熟悉的地方时,登时呆住了——时过境迁,因种种原因,昔日的伙伴都已离开了这里。席彩娥一直记着那些打着火红连旗上工下工的热血沸腾的日子,她舍不得这份光荣。她坐在行李卷上哭了。高高飘扬了几十年的治沙连大旗就这样丢了吗?不能,绝不能!擦干眼泪,席彩娥决定留下,哪怕就是她一个人,也要把大旗扛起来,把树种下去!

第二天,席彩娥找到那面连旗,高高插到墙头,眼含热泪敬了一个礼,然后只身一人开始维修废弃的两座蔬菜大棚,再修缮破损的营房,打扫内外卫生。给养内务问题解决了,她便带着铁锹、砍刀、水桶等,走到当年几代姑娘们种下的林子里,把枯死的小树拔掉再补种,为活着的小树修剪、锄草、浇水、施肥。

夜里,一个姑娘孤零零睡在大漠里空荡荡的营房里,也会害怕。于是,她要怎么把电视和灯开着睡,要么关灯熄火假装屋里没人睡。

转机在2014年到来。榆阳区领导到补浪河乡考察工作,会后决定到女子治沙连营地看看。没想到,在这里看到的是一个孤守营地的姑娘,而且长达两年时间!听了席彩娥的汇报,区领导很激动,当即决定,在这个地方建一个女子治沙连展览馆,作为红色思想教育基地。

如今,庄严宏阔的女子治沙连展览馆大楼已经开馆,连旗飘扬,门前矗立着一座第一代治沙姑娘们顶风沙背树苗艰难向前的群雕。治沙连恢复了往昔的荣光。

党的十八大以来,榆林践行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理念,“春风行动”等治沙造林行动火热开展。沙尘暴消失了,满地黄尘不见了,乡下有了越来越多的绿水青山和幽静如画的庄园,城区有了越来越多的绿林草坪和美丽的花园。这样的成绩,离不开党和人民的共同努力,也离不开那些在沙海造绿、久久为功的治沙英雄们!